

只有爱 和思念 是永世轮回的唱咏

翠码 珠密

1 8 7
9 3
6 4 2
5

林小染

作品

千万年时间凝汇成的玉石，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世间最珍贵的宝石，到底在何处

线装书局

珠翠密碼

林小染
作品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珠翠密码 / 林小染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5.8
ISBN 978-7-5120-1889-1

I . ①珠… II . ①林…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1374 号

珠翠密码

作 者: 林小染

责任编辑: 曹胜利

装帧设计: 鲁艺斯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廊坊市华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1.60 元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3

一个潦倒的外来妹，一个美丽的少女妈妈，只可能因为私生活混乱。我发誓从来不以贫富定义女人的贵贱，但车芷兰真的让我很失望。奇怪的是欲火开始燃烧，我想要快点把她弄上床，作为这个湿热早晨的终结。

第二章

9

如果老四的推理靠谱，那车芷兰就是个真正的没落贵族，一些不合常理的行为就可以解释。问题是潦倒的娘俩现在究竟在哪？

第三章

15

屋里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我和黑暗中某个角落的东西对峙着，连气都不敢喘了。

第四章

21

不会吧，我刚跟老四研究过那个曾孙女，为爱情远走异乡宁愿从显赫家族消失的女人，居然是这样挂掉的？

第五章

27

她不可能再是我看到的那样单纯，摆地摊的良心小贩，潦倒的年轻妈妈，贤惠的寄人篱下者，善良的没落贵族，也许这一切都只是她用来掩饰自己的面具。

第六章

33

翻开第一页照片，差点让我傻眼了，怎么车君是个女的，而且长得跟芷兰那么像呢！赶紧翻到第二页，我的心都快从嗓子里蹦出来了。

第七章

39

看不出芷兰是什么表情，如果非要找一个最相近的形容词那可能是“平静”，我见过娇羞的、兴奋的甚至是生气的新娘，但像芷兰这样仿佛在参加一场别人的婚礼，还是头一个。

第八章

45

我们沿山上行走了好一阵，司南终于停了下来，把树枝一扔，突然按亮了手机：“到了。”突然出现的光亮刺得我有一秒钟的盲视。

第九章
51

一个温暖滑腻的身子从背后抱住了我，她的手、她的脸、她的胸、她的腹，就那样完全信任地、零距离地贴在我背上，其软如蜜，其滑若脂，其香似麝。芷兰她……没有穿衣服。

第十章
57

“那个窗户是开得低了一点，不过它是下外推，有铆钉卡死的，最多就能开到大概一张 A4 纸宽，不可能出意外，除非是自己寻死，不过两个大男人一起跳也跳不下去啊！”

第十一章
63

原来司南就是传说中的秘书，是惟一个目睹李修远和安万全最后争吵的人，是每天帮李修远开窗的人，是爱着芷兰的人，是接替总经理职位的人。作为这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他应该最可疑，可为什么警方没有把他列为嫌疑对象？

第十二章
69

在司南面前，每次先挑衅的都是我，但每次他都会不动声色地让我狼狈不堪或是激怒失态。

第十三章
75

如果没有芷兰和那个诡异的事件，我会喜欢上司南的，他几乎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男人。比我有才华还比我努力，比我有钱还比我低调，这世界不是他的才怪。

第十四章
81

那一秒钟我立刻血脉偾张了。早上的生理反应，满手的蜜脂釉玉，美人的柔情召唤，我再也忍不了地加大了手上的探索，并且在她颈脖间吻了下去。

第十五章
87

老四一反常态话很少，好半天他才冒出一句：“如果我是女人，可能也会爱上司南……你是不是想的和我一样？”“不，我觉得他更蹊跷了。”

第十六章
93

我和老四在黑暗的楼梯口会合了，一起轻手轻脚地往四楼走。第一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我紧张得全身都是汗。黑暗的楼道像一个神秘的时光机，而我们，正攥着通往那个诡异过去的钥匙。

第十七章
99

他彻底摆脱了谋害安万全的嫌疑，如果他真的那么想得到芷兰，只要当时当作没看到安万全出危险就能不动声色除掉情敌，真的想谋杀安万全，何必等到 4 年之后再动手。我所有的调查都回到了原点。

- 第十八章
105
- 这次与车君的会面收获很大，我捕捉到了一个早就该看穿的秘密。
- 第十九章
111
- 芷兰突然打了个寒战，惊恐地看着某处，浑身发抖：“万全说：‘那我就杀了你和那个人！你是我的小公主，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她抢走。’”
- 第二十章
117
- 我和肖律师对望一眼，彼此都是一惊，果然又是一个跟李安两人都能扯上关系的女人，老肖对我使了个紧张的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是要我更慎重地套话。
- 第二十一章
123
- “不用了，她们不可能成为亲人的。”司南打断了我。“为什么？”司南的武断证明他是知情的，我必须把戚秀没有给我的答案从这里拿到。
- 第二十二章
129
- 尽管无数次怀疑过、期盼过、否定过，在得到证实的这一瞬间，我才知道自己骨子里是如此相信芷兰的美好，还是被凭空一个炸雷劈倒在座位。
- 第二十三章
135
- 回到沙发上，我喝了一大口茶来压惊，心脏在胸膛里疯狂地撞击着，全身乏力像虚脱了一般。见到过各种稀奇古怪的收藏，还是第一次见着这么变态的。
- 第二十四章
141
- “什么事？”我和老肖同时问了出来。对一个孤儿来说，读大学是最好的前途，会有什么事情比它更重要？我不敢联想。
- 第二十五章
147
- 她的身体就是令人无法自拔的泥潭，潮湿、火热，每一次探不到底的尝试，都会拖泥带水拉动更强磁力的探索。感谢前女友们把我的枪棍磨得火力十足，第二次我就轻松找着了芷兰的兴奋点，轻轻搅拌几下她便发出了销魂的呻吟。
- 第二十六章
153
- 他们肯定达成了某种默契，而且是让痴心的司南能够容忍芷兰继续留在我身边的默契，这个默契到底是什么呢？
- 第二十七章
159
- 我得到了一些答案，但似乎又有了更多疑问，这桩诡异的破事怎么就跟我没完没了呢？

第二十八章 165	我和老肖讨论了很久，谁也不能确定司南到底是紧张还是惊惶的表情，认识他这么久，从没见过一张扑克脸的他有过如此强烈的表情，那一瞬间他肯定没有伪装。
第二十九章 171	芷兰不在厨房，也没在办公室。
第三十章 177	“对不对，那两个人掉下去的时间司南正坐在办公桌前，怎么可能做得到？”不能不承认老四的思维是比我缜密。我挠着脑袋灵机一动：“也许，他用了定时装置？”
第三十一章 183	如果我能说服威秀把真相说出来的话，那司南就可以洗脱谋杀嫌疑了，哪怕他有一万个作案动机，只要他没有付诸实践，那就还是安全的。司南，你到底有没有罪？
第三十二章 189	“可是，可是，我还有疑问……”我犹豫地、艰难地说着。老肖不解地看着我。
第三十三章 195	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样完美的谋杀方法即使酷爱悬疑片的我也闻所未闻。
第三十四章 200	“这个人是见过最深沉最复杂的人，我永远都猜不到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找过很多人打听他，所有人都口径一致夸他人品好有天赋又努力，但他又藏了那么多秘密。”
第三十五章 206	昏暗的过道中她的声音冷冷地传过来：“笑阳，好奇真的会害死人的，查到这个程度是你自己选择的，一开始你就应该有心理准备，现在你只能让我去面对司南。”
第三十六章 212	合同刚签完我就接到了办公室小妹惊慌失措的电话：“郑总，你快回来！你女朋友，你女朋友……”
第三十七章 218	老四扑过来比我慢半秒，他扑在了我身上，死死地钳住了我不放，我像个疯子一样在他的铁臂下挣扎着：“放开我，你抱着我干什么！”
尾声 224	

楔子

人间四月天并非都很美，至少是南方人最怕的回南天。明明艳阳高照，室内却潮得人发霉衣长毛木头生蘑菇，空气湿得人始终有个无法干爽的鼻腔。即使是覆盖着玻璃幕墙的明珠大厦也不例外，从墙壁到地板到处都淌着汗，像个正在桑拿的大冰墩子，一不留神就能让人摔个大马趴。

和每一个寻常的早晨一样，这栋 80 层的银灰色大厦静静耸立在城市中央。在珠宝行业，明珠集团是一个闪亮的名字，明珠大厦是一个象征成功和幸运的标志，但从这天起，它不可复制的传奇被改写了。

最早发现出事的是路过明珠广场一个举着气球的小朋友，他被妈妈牵着，一直仰着脖看着头顶刚买的气球。不过他的视线很快被天上两个迅速降落的黑点吸引：“妈妈你看！超人！”

妈妈抬头一看，上方的明珠大厦正飞下两个黑影，而且从小到大越来越近……妈妈下意识地捂住了孩子的眼睛。随着“吧唧——”两声闷响，高空坠物落在了明珠广场里，行色匆匆的人们四散逃跑，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高空坠物不一定是物，也可能是人。

这次掉下来的是两个人。



郑笑阳，男，25岁，珠宝商，高富帅，出身珠宝世家，广东揭阳人。有人说潮汕人是最会经商的中国人，我就是为验证这句话存在的。

好吧，我承认以上的话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其实我是个卖水晶饰品的电商，以前我有个绰号“九块九包邮”，现在已经往彩色宝石和高档玉石转型了，父母确实卖了快三十年玉器，目前在玉都——揭阳阳美村开有两间规模不错的翡翠店，家族中人也大多从事珠宝加工销售。但我从大一就开始自己创业，去年网店销售额接近600万，现有租房两套，二手车一辆，至于帅，那是大家的评价。就算父母的家当不交给我，我肯定也会是未来的高富帅吧。

你知道世上最美妙的声音是什么吗？来我在广州租住的商住楼看看就知道，每天午后三点，整栋楼都会发出整齐划一“咔——咔——”的声音，你猜对了，那就是封箱打包准备发快递的胶带撕扯声，声音越持久，表示这天的订单越多。这栋楼的租户基本都是依靠上下九片区做饰品服装鞋包的电商，于是美妙的胶带撕扯声成了我们共同的交响乐。创业时我没有找父母要一毛钱，靠着带石友找货赚个盒饭开始，混熟商家拍照然后上网卖照片赔账发货，一步步做到有自己的公司和品牌。累成狗是常态，但值。尽管作为一个珠宝商，那仅有几个点的纯利让同行痛恨和耻笑，但我不屯货不养门面快进快出，传统珠宝商嘴上说电商微商不过是狼来了却都在暗地里试水，这能证明我把我爸他们拍在了沙滩上吧？这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谁也没有老本可吃，不学习不创新铁定出局。

离开父母创业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想像我的父辈们一样，找一个本分贤惠的本地姑娘，生一大堆孩子，一辈子在店里和家里打转。只要赚到钱，家务事有钟

点工，吃饭有餐馆，性需要有一夜情，生孩子都可以找代孕，老婆的传统功能已经有一大半被取代，何必让一棵藤蔓缠住手脚而放弃一大片森林呢？反正在结婚前，我想要体验来自 34 个不同省市的女友，可能的话，最好还凑齐 56 个民族。我交往最久的女朋友也没超过 4 个月，我总是轻易地厌倦一个女人。我承认，我就是个集邮男。

无根的鸟，是没抓住栖息的枝。浪荡的心，是没遇到值得的人。

言归正传，我要讲的是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女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天早上四点半，我去赶天光墟。广东的天光墟，北方叫鬼市，是在天亮之前的玉石集市，一来可以在城管出现前随便占据街道，二来早早把货倒卖给下家，以便他们白天赚散客和游客的钱。天光墟的货真假贵贱全凭眼力，原本是内行之间的交易，但这几年天光墟名气太大，不少自认高明的发烧友也参与进来。你想低价淘宝，他要高价出货，这是个技术和心理博弈的战场，在这里，行家打眼和新手捡漏一样不稀奇。别看那些憨厚朴实的卖货人，几句话就知道你是拿货还是散客，消费能力如何。批发和零售价格相差很大。假装拿货，你会被蒙得更惨。这个行业，钱都是给自己人赚的，不守规则，就再没有下家让你赚钱。

昏暗的路灯下，每个地摊都摆着一布兜石头，自觉让出的狭窄过道上挤满了淘宝人，他们都晃着强光手电内行或假装内行地照货，计算器被卖家和买家沉默地按下数字递来递去。那氛围正如这个熙攘却不喧嚣的天光墟，水深莫测，诡异莫名。

其实我早有一手货源渠道，但创业初期在这里摆过地摊，对天光墟有份难以割舍的情结，所以隔三岔五还会来玩玩。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地摊之间慢慢踱步，不时按下手电照照某个摊位的货，那天大部分都是 B+C 货（酸洗注胶 + 染色）。我看到一个自称拿货的家伙正经八百地跟人砍价，说如果鉴定不是 A 货（纯天然）要来找麻烦。800 块的高冰种帝王绿翡翠镯，如果是 A 货市价得过千万。

我笑了。

卖家赌咒发誓是祖奶奶传下来的，家里遇到困难了才拿出来卖，这时一个看热闹的人喊道：“好东西，1000 块我要了。”刚才还在砍价的买家急了：“不行！

说好 800 我要的！”

这种把戏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大部分人不明白，珠宝行业最暴利的是假货和差货，真正的贵重珠宝反而利润率低，因为总价高购者寡，可惜总是有贪小廉吃大亏的人。

我正要离开，目光突然被吸引到了一旁。

一个女人，不，女孩，安静地坐在地摊旁。只是她的注意力没有在招揽生意上，而是就着身边一盏节能灯双手飞快地穿梭着，她在用玉线和散珠编吊坠绳。与众不同的是她背上还捆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那孩子粉雕玉琢，趴在她背上睡得正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背着孩子来赶天光墟的人。当然，吸引我的不是编绳和小孩，而是她雕塑般姣好的面容。节能灯让她苗条的轮廓半明半暗，如同一幅美丽的剪影。我恍神了一下，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我挤过去在她的摊位前蹲了下来，装作翻看她那摊低档翡翠吊坠，顺便看清了她的模样。这时我更吃惊了，她如瓷似玉般的皮肤清楚地写着年龄——应该不超过二十岁，那双小笋般纤长白嫩的手应该是用来弹钢琴的啊，那样的五官和气质我只在以雕刻美女著名的苏工大师罗光明作品中见过，虽然只是大马尾白 T 恤牛仔褲，没有佩戴任何饰品，我敢说 she 可以秒杀一半以上的女明星。无论如何她都不该属于这个二道贩子扎堆的天光墟。更大的问题是，她为什么背着一个孩子？

“老板，统货（拿下对方所有的货）什么价？”我用的是“老板”而非“美女”这称呼，这会让我的搭讪看起来目标在货不在人。

“吊坠 62 一个，编绳 8 块一条……”她没有用计算器报价，证明价格实在，“不过对不起，今天我才编了几根。”

她停下活计抱歉地看着我，那是一双清澈如泉的眼睛。她的口音偏南方，声音轻柔清冽，让人如同含下一口带着冰沙的甜米酒。

我的心脏乱蹦起来。

吊坠和配珠居然全是 A 货，吊坠 she 拿货最低也得 60，可才卖我 62，而手工编绳在白天档口至少卖 20，她这样做生意一天能赚几个钱？我有些不忍心了：“我至少要 50 根绳，正好今天不忙，就坐在这里等你编吧。”

就这样，我用 2000 块钱换来了转手赚几百块和跟她聊天的机会。为了看起

来更像个正经生意人，我先聊起了天气，对广州的湿热发表了十分钟的感慨，这才借口下次还要订货加了她的微信，知道了她叫车芷兰，老家是湖南，这个名字如此文艺，我猜她妈妈是个琼瑶迷，对此她只是微笑。我的话题最后才落到了孩子身上：“天气这么热，把孩子背着睡觉你就不怕她生痱子？”

“周末我都得带着她出来，幼儿园管周一到周五。”她转头看了孩子一眼，目光柔软。

我实在忍不住了：“这孩子是你姐还是你哥的？”

“不，她是我女儿。”

我瞠目结舌，差点被吃惊的口水呛死，半晌才蹦出一句：“不可能啊，你才多大！”

“23，不小了。”

“那……那孩子爸爸不管吗？”

她垂下眼睛不答，加快了手指的穿梭。

我的心由沸点降到了冰点，眼里的月光女神变成了垃圾屌丝。我敢肯定那是个私生子，不然她至于这么辛苦独自抚养吗？一个潦倒的外来妹，一个美丽的少女妈妈，只可能因为私生活混乱。我发誓从来不以贫富定义女人的贵贱，但车芷兰真的让我很失望。奇怪的是欲火开始燃烧，我想要快点把她弄上床，作为这个湿热早晨的终结……马上带她去兜风然后上广州塔吃自助餐再回我住处看高货（贵重珠宝），顺手送个什么石头给她……她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实在没必要花这么多钱，但我愿意高规格匹配她的美貌。游游车河、转转旋转餐厅、再送送珠宝，她肯定会像其他女孩一样为我宽衣解带……各种念头让我口干舌燥。

现实显然并不配合。她女儿醒了，她熟练地给孩子擦汗喂水，用一件大T恤把孩子脖子以下套围了起来，她的手像布袋玩偶一样在里头到处拱动，原来是要挡住别人视线给孩子换衫。孩子被挠到了痒痒肉咯咯笑起来，她脸上也像有阳光照了进来，柔情地呢喃：“马上就好了啊，小乖真乖……”

她真的是孩子妈。

那个叫小乖的孩子问到我，车芷兰看了我一眼，让小乖叫哥哥。广东人喜欢把没结婚的人都叫哥哥姐姐，看来她到这边日子不短。我认真地纠正小乖按北方

规矩叫叔叔，心里想的却是我要是跟你同辈又怎么好意思上你妈。

车芷兰谢绝了我开车送小乖上幼儿园的提议，而是约好 11 点送货来我公司，为了不让目的太明显我没有坚持。在和她分开的四小时又二十七分四十六秒，我先是刷了她的微信朋友圈，遗憾的是除了转发两条感恩父母的心灵鸡汤，没有她个人生活的任何痕迹，老少女人们都在摆着蛇精 POSS 玩美颜自拍，她却连头像用的都是一张日出照片。没找到她堕落的证据我不死心，又通过手机号找到了她关联的 QQ 号，和微信一样，她仍然叫“兰”，这次在个人说明里多了一句话：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满脑子都是她。

早早订好那家叫“蒙娜丽莎”的西餐厅，那是全广州最贵的牛扒，放弃自助餐是考虑到白天旋转餐厅太亮不利于培养暧昧气氛。等我和清洁工刚把战场一样狼藉的公司收拾得焕然一新，老四就像平时一样翘班来喝茶了。他是我大学同学，是我为数不多的死党，现在是全国最牛珠宝品牌明珠集团的珠宝设计师，长驻广州，办公室离我这儿很近。对了，他也是湖南人。一进门他就从整齐的办公室和喷了点香水的我身上看出了不对，忍了他三泡茶之后我终于以一会儿有重要客人下了逐客令，老四走之前生气了：“你肯定又在泡哪个妞了，重色轻友，你会后悔的！”

老四说得对，半小时之后我就后悔了。

车芷兰是准时到办公室的，交上了 50 根编好的吊坠绳，她的左手拇指和食指都是红的，那是打火机捻线头的原因，我居然有点心疼。令我头大的是办公室如此精心布置她都不留意，甚至不肯喝茶不肯坐，在听说我要请她吃饭后，立刻摇头往外走：“不用不用，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这不是客气和矫情，吃饭的功夫她多少能编出几根绳卖掉几件货。

急得我一个箭步堵在了门口，她后退一步，眼神有些惊慌和防备，我赶紧让出了半个身子，但非常诚恳地看着她：“其实我不是请你吃饭，是想请你帮个忙……今天从湖南来了个大客户，这个客户决定了我们公司的存活……你知道我是广东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我想着是你们老乡，你在场的话气氛没那么紧

张……当然，我不会勉强你的，但如果你肯帮忙，我会非常感激你……”

说完我把门口完全让了出来。

“对不起……”车芷兰迈着步与我擦肩而过，眼见她就要出门了，却还是迟疑地停了下来，“我，真的能帮上忙？”

“当然！我们潮汕人最认自己人，你们湖南人不也最认老乡吗？要真帮我拿下那个大单，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

我真佩服自己的急智，留下车芷兰的伎俩一点都不高明，可她居然答应了，也许是因为她的善良，也可能因为那顿她没多少机会吃上的大餐。现在我还需要老四的协助，如果没有他来装这个大客户，我怕再也没机会接近车芷兰了。她那种小地方姑娘，估计过去受过伤，别人稍微接近一点就会竖起刺甲，可谁让我现在着了魔地想得到她呢。

接到我低三下四的电话，老四在那头发出了恶魔一般的狂笑。笑吧笑吧，兄弟这次栽你手里了，无论如何先帮我上了这妞再说。死党到底还是死党，一分钟之后他答应了这次饭局，没忘挤兑我从来没请他吃过这么贵的饭。针对我形容车芷兰的文艺气质，老四决定把积累多年的老夫子书袋掉出来，不要让美女觉得我们是没档次的泥腿子暴发户。当然，中心思想必须是衬托我，以达到快、准、狠解下美女裤带的目的。

按掉老四的电话才发现，我的手心出汗了。



有一种女人，第一眼是恬静的兰花，若想采摘却会变成有毒的夹竹桃。

我对把老四叫来配合泡妞这件事感到万分后悔。这小子一看到车芷兰眼就直了，冲上去握住她的手不放，不顾我在一旁恶狠狠的眼神，要知道我花了好几千还没碰到她的衣角！他居然还说了最老土的套瓷话：“咦，你好眼熟啊，我们在哪见过吗？”我几乎是挤进去才能把他们分开。安排座位时特地让老四坐对面，让老四没有机会再触碰她，可他竟然明目张胆地盯着车芷兰看。最气人的是当我介绍车芷兰的名字，老四开始摇头晃脑：“楚辞有云：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沅水有盛茂之芷，澧水有芬芳之兰，芷兰，这真是个好名字啊！车小姐一定是湖南人吧？”

车芷兰略显惊讶：“很少有人能讲出我名字的来历，陈先生真是博学。”

天光墟时我分析过这名字因为母亲是琼瑶迷，真是无地自容……我透露的情报竟然成了老四做功课的法宝，而且一下就比出了我的浅薄，那一刻真想一拳打到老四脸上去。

看到我快要爆炸的黑脸，老四终于想起了他的使命：“咳，跟郑总比起来我不过是小儿科，他们家可是珠宝世家，我们能在这个行业发展，还要靠他赏一碗饭吃啊！”

虽然这话我听着有点酸溜溜，但多少挽回了一点我的面子，我只能强笑咬牙：“哪里哪里，我们公司还要靠陈总多多关照。”

不能让老四再出幺蛾子。我叫了最贵的牛扒套餐，自作主张帮大家点了菜，又殷勤地给车芷兰讲解起来：“你一定要尝尝这里的招牌牛扒，他们只选牛的第

六到第八对肋骨，一头牛仅供六个客人，烤之前要用72种中西香料腌浸2天2夜。还有，这里的汤、沙拉、头盆、甜品，甚至佐餐的小酒都非常讲究……”

借口教车芷兰用刀叉，我握着她的手比划了一下，她安静地听着，顺从地让我握着，脸上始终挂着清淡的笑容。四手相握的一瞬间，那种清凉滑嫩的手感令我心旌神迷，几乎不能自持。

她很聪明，什么动作都比我慢一步，但从上餐前小点就一点看不出刚学会用刀叉，想了很久我找到两个词来形容她的动作——斯文而且自然。对了，她简直像个使了几十年刀叉的老外。最见不得一些女人那种装腔作势的优雅，刻意优雅的本身就暴露穷底子，不是都说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以上的沉淀吗？这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我很有成就感。这个过程老四一直看着我们，一点也插不进嘴来，好不容易逮着一个空当，他急急地发问了：“车小姐，你老家是湖南哪里的？”

“哦，是个小地方，双峰县荷叶镇。”

老四做出了非常夸张的表情：“双峰县荷叶镇怎么会是小地方！那可是曾国藩的老家啊！曾国藩可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

车芷兰怔了一下没说话。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了解这个地方吗？因为我老家就是这里的！哈哈！我们那里很多人都跟曾国藩沾亲带故，听说我爷爷的叔爷爷就娶了曾国藩的姨妈……哎呀，你不会也是曾国藩的亲戚吧？”

老四这套泡妞伎俩是我十年前用的，连我都能看出车芷兰已经反感老四了，半天她才挤出了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怎么会，我家就是普通农民。”

没等老四再说话，我嫌恶地瞪着老四：“陈总，你刚才不是找洗手间吗？我让服务员带你去吧。”

不容他答话我就把他从座位上拉了起来，顺手狠狠地掐了他一把。

老四走开了，世界清静了。车芷兰低着头慢慢切着她的牛扒，但不怎么往嘴里送，她似乎在想心事。轻纱帷幔遮住了外面的尘嚣，一首法文歌若有若无地飘送在餐厅里，我滴酒未沾，却已经醉了，醉到心里话马上就要决堤。我把手伸进了口袋，里面有个小盒，放着一条项链，配了50分钻石吊坠。在这个行业做生意，她应该识货，虽然成本价只是商场的几分之一，但作为所谓的感谢礼够贵重了。